

一
雪覆盖了周庄。
雪落下的时候,周庄还在梦里,雪不想惊动周庄,在晚间完成了这次行动。

雪不爱张扬,自顾自地干着自己的事。
其实,从北方那里来的雪,并不是太适应南方的环境,它被风领来的。

开始在阔大的湖面上跑,跑了半天也没跑出个结果,寻到周庄算是找到了感觉,就直接地进入了周庄的梦境。

雪生来就好像是干着一种覆盖的事情,只有覆盖才能说明自身的意义。

雪在南方的湖中很难找到这种意义,就像人,最终还是要在水中上岸,在一个一个的庄子里生根开花。

北方来的雪,对周庄表示出了少见的亲近。

开始它们不知道如何进行第一步,顺着水进来的都没有成功。顺着桥进来的,一部分留在了桥上。

最有成效的是顺着瓦进来的,一大片一大片相连的瓦给雪带来了

便利,时候不久,它们就从天空召唤来更多的伙伴,将这些瓦覆盖了。

周庄立时就改变了形象。而后,雪又深入到了桥头巷尾、小路的拐角、船篷乃至船舱,雪

雪落周庄

王剑冰

的事情终于完成了。
周庄醒来时才发现了这种魔景,雪的水乡另有一副独特的着装。

二

孩子们跑出来。
跑得最快的摔出了好远,跑得最慢的也趴在了雪地上。笑声由此而起。

老婆婆不敢出来走,扶着门框笑。

狗从身边钻出,雪地上起了一簇簇梅花瓣。

一只顶着雪帽子的船划动了,主人并没有拂去那雪,任由白色的小船撑过白色的小桥,轻轻地划出白色的村庄。

更多的门呀呀呀地响起来,即使是平时不常走出屋子的人们也要看看这雪。

全福寺的大钟猛然间响起,金色的声音将树上的雪一层层震散了,扑扑簌簌落了一层的水面,而后迅疾地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雪赋予周庄吉祥,屋檐下的红灯笼显得格外地红。

雪虽然覆盖了周庄,却没有覆盖住这里那里冉冉飘升的万三蹄蹄的芳香,没有覆盖住阿婆茶楼里吴依软语中夹杂的阵阵笑声。

游人在这种氛围里走进来,来看银装素裹的周庄,来和周庄同赏这北方来的雪。

周庄真是诱人。又有些雪花落下来,男男女女都显得兴奋,有的打着油纸伞,有的干脆让雪落在身上。在自己踩在青石板空灵的足音中,会听到自己的心像小鹿在跳。

“白雪却嫌春色晚,故穿庭树作飞花……”哪里飘来了昆曲的声音,那悠扬婉转的水磨腔,随着雪花飘来飘去,从树上落在屋顶,又从屋顶落在水里,最后化作一只鸟儿,飞到一叶扁舟上。

有老人端着烟袋,从沈厅里走出来,站在码头的台阶上,仰头笑着。说一声,春节快到了。

若要问我在上海看得最爽的花是什么花,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:绣球花。

那天,我坐车经过浦东的一条高架路,这条路长得根本望不到尽头,最出奇的是,说是高架,两边却并不悬空,就种植了高高的植物,但不是树木,而是绣球花,一排一排地垂下来,像极了浪花。可以想象,当巨浪一般的绣球花排山倒海地扑面而来,而且绵延不断,那是怎样的一个爽快,眼爽,心爽,喜悦备至。上海是座讲究精致的城市,不管是地面的马路,还是顶天的高架,我先前看到都是置放盆花的,中规中矩,连间隔的距离都一样,哪有绣球花这样的汪洋恣肆?

绣球花个头很大,所以显得大大咧咧。我家附近有一片绿地,种了各种各样的树,也种了各种各样的花,但没有一种花真正称得上如火如荼。暗香涌动的桂花是好的,只是太含蓄,细小的米粒一般的花躲在叶子里。灼灼的桃花也是好的,有盛放的架势,但时间太短,被几场春雨打湿后就落英缤纷了。后来在沿街的一边改种了从开春到初冬一直开着花的姬小菊,姬小菊比桂花大了不少,而且花期超长,几乎涵盖一年四季,不过,颜色虽多,可是因为与绿叶平分秋色,花便显得不够明亮了。于是,最后改种了绣球花,那可真就不一样了,硕大的花朵绵绵密密地铺排开去,弹眼落睛,只觉得又爽快又爽亮。

绣球花确实夺人眼目。绣球花又叫八仙花、紫阳花、七变花、粉团花,为双子叶植物纲蔷薇目虎耳草科绣球属,呈聚伞花序伞形,一株着花就有三十朵,近似菱形的四瓣小花一簇簇紧挨在一起,形成一个球状的大花,饱满而圆润。如今绣球花满世界遍植,可说起其原产于中国,部分为日本亚种。我国栽培绣球花的时间可追溯到唐朝,那时很多的

诗人都为之倾心,写下过流传至今的名句,比如白居易“虽在人间人不识,与君名作紫阳花”,而元稹“童稚痴狂撩乱走,绣球花仗满堂前”,则写出了不谙世事的稚童的爽劲儿。据说绣球花是1736年引种到英国的,随后很快就在欧洲流行起来,庭院、路旁比比皆是。地中海一带的绣球花,向以在严冬开花而闻名,寒冬时节,乍见盛开的花朵,心里自会生出一股爽朗豁达之气——凛冬已至,春天还会远吗?

绣球花不仅个大,还颜色丰富,粉色、绿色、白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紫色应有尽有,染全“赤橙黄绿青蓝紫”,这是大千世界的色彩,是星辰大海的色彩,任何黑洞都吞噬不了,任何灰霾都淹没不住。现在我知道,绣球花为什么能给我们如此的观感,是因为突破了小,突破了短,突破了单,突破了哑,敢于开得灿灿烂烂、张张扬扬、轰轰烈烈、浩浩荡荡,这就形成了景观,景观不同于景色,是外与内的呼应,调动起洞穿的目光、呼唤的心声、坚韧的意志时,便汹涌澎湃,便怎一个爽字了得。

那晚,踏着浓重的夜雾去听一场新年音乐会,是负有盛名的意大利安东尼亚诺小合唱团的童声合唱,没想到,舞台上上来了一队中国孩子,加入到歌曲《行星格拉波夫》的演唱中。原来这是安东尼亚诺小合唱团的中国姐妹团,小合唱团的名字就叫绣球花。看着每个孩子一边快乐地唱歌,一边无拘无束地自由地摇摆,一朵朵又大又美的绣球花再次掠过了我的脑海。绣球花终究属于草根一族,但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绽放,那就很精彩了,如果我们的人生能像歌里唱的“在无限宇宙中的一切都会有自己的位置”,真是夫复何求。我忽然想起绣球花的花语来,那是两个读起来极爽的字——希望。

绣球花

简平

90岁的母亲走了四年多了,印在脑子里活生生的镜头,如电影般每天如影随形一直在闪回,挥之不去。每次周末我去看她,母亲会雷打不动做三件事,一是提前一天电话我,确认来不?嘴巴里说,你忙,就不要来了。一旦我说来,她立马惊喜:早点来啊!然后像过节一样,关照保姆,要做什么菜。比如小排骨炖萝卜汤、笋涨蛋、葱油鸡等我喜欢吃的菜。



边看边聊

窗台上的母亲

吴建民

她对保姆说:明天我儿子要来看我了。语气和神色,充满了喜悦,更多是期待。第二件事,母亲一大早,就开始爬上北屋小间的写字台,盘腿坐在写字台上,透过北窗,巴望着小区人车过往,等待有没有自己儿子的那辆白色的车开过来。因为这是我停车和进大门的必经位置。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,母亲让我早点去,而我想没什么大事,往往要拖到11点过后才到。要知道,母亲在那写字台上要坐或跪上几个小时,要期待多少辆车啊!让一位近90岁的老母亲在窗台上等几个小时,是什么概念?而往往,我到的时候,母亲都已不在窗口,她坐不住了,吃不消了,巴望不动了,可能也是绝望了吧。“你终于来了!怎么到现在才来啊,快吃饭吧。”每次我上楼进屋,一见到我,母亲这说么一句后,马上就会开心起来:“今天我儿子带什么好东西给老娘吃啦?”她边说这话,边接打开我带给她的东西,脸上堆满了幸福。话是说过给保姆听的,显示出做母亲由衷的骄傲。我走的时候,也是我最难受的时刻。母亲总希望我多陪她一会儿:“你要走啦?”拉着我的手。“走吧,走吧。”我走后,母亲每次必定重新爬上北屋写字台上,推开窗户,露出她的半身,俯视图送我。

我下楼出门,进车,发动,倒车,渐渐离开。还不断朝我含笑远挥手,我在驾驶室,隔着窗,也向母亲挥手、道别……这是母亲的第三个规定动作。我多次跟母亲说,这样太危险,万一摔下来呢。可每次,她依然如故。现在想想,母亲每周168个小时,才盼到儿子两个多小时的陪伴,还要趴上桌桌伏在窗台前三个多小时地等待,这是怎样的孤独。我真后悔,当初应该早到点,晚点走的。
多年前,我曾对母亲说,啥时带你出国看看。母亲说,好呀,不过等你不忙的时候吧。这一等,就等到了后悔。曾答应母亲四年前春天,带她去外地见一位她很想见的亲戚,最后也成了后悔……这样的夙愿,都毁在了“反正以后有时间、有机会”上。其实,老人的时间不多了,你不知道哪一天,归宿期就会突然到来。你的灵魂,只能背负无尽的“后悔”。

在平常的日子,挤一点时间,满足老人的一点一滴的愿望,有那么难吗?前不久,看到刘欢的一篇文章,讲的也是他自己这样的故事:亲人和亲情,才是你的所有。其他,比如财富和荣誉,都是浮云。刘欢觉得早,他是幸福的,对他的妻子和女儿及父母而言,更是幸福的。
挤出一段时间,陪陪你身边的亲人吧。就在今天,明天,后天。

夜光杯

距离过年的日子越来越近,村庄里的年味就越来越浓了。

无论日夜,每从石板巷子里走过,从各家的窗户里,都会传来新茶油炸年货的哗哗

声,伴着浓郁的新茶油芳香。兰花根、套环、油豆腐、油炸肉……这些美味的年货,无不油光发亮,喷喷喷香。通常来说,故乡大多数人家,在农历小年之前,都会把油炸的年货办妥当,预备着春节的到来。

在新年将来未来之交,心情最急切的,无疑是孩子。小时候,每到年底,我就天天焦急地问母亲:“还有几日过年了?”母亲一天一天都是重复着同样的话语:“快了!快了!再过几日就过年了。”我在盼望中煎熬着一个个日子,真希望睡一晚,第二天早晨一睁眼起来,就是过年了!过年了,就有好东西吃,就有新衣裳穿,就有压岁钱,就有好玩的鞭炮……似乎专门是为了与小

孩子过不去,又似乎是为

了安抚小孩子的焦急盼望,善解人意的遥远祖先,特地选在过新年的前几天,安排了一个过小年的日子,并传承至今。故乡地处湘南,过小年是在农历腊月二十四这一天。与孩子们的焦躁期盼比起来,大人们的心情平稳而沉着,一切事务沿着传统,有条不紊地忙碌着。

旧时的故乡,煮饭、煮菜、煮粥,一年中的大多数日子,都是烧柴火。柴火烟尘大,加上油烟气,日积月累,灶屋的房梁、楼板、墙壁,都是黑乎乎的,有着厚厚的灰尘。锅底,鼎罐底,就更不用说了。烧了一年

的柴火,任谁家的房屋里都有着厚厚的烟尘,碗柜也会被熏得变了色,掩盖了原本的枣红。
在我们家,搬进新瓦房之后,每年小年来临之际,一家人就会选择在某一天洒扫房屋,清洗家什。我们戴着草帽,将高粱扫帚绑上长长的竹竿,把每间屋子高处的烟尘仔仔细细清扫一遍;把铁锅、鼎

罐,以及久未使用的长凳、木甑等器物,一一提到门口的溪坎,洗刷一番;灶屋的碗柜、桌子、宽板长凳、灶台,自然也会擦拭得干净。经过这么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扫除,朴素的农家显现出整洁的容颜。
过小年的这天,故乡人家一般都是过中节,也就是中午这一餐是正餐。杀鸡宰鸭,大鱼大肉,这一天的菜肴无疑是十分丰盛的,这也是大人孩子终于盼来了的好日子。这天上午,许多人家的男主人,都会用篮子提着煮熟的整鸡、全鱼和大肉,在村庄里走动,放在老祖厅前的供桌上,有的人也会去宗祠里,叩首作揖,恭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。
当诸事妥当,美酒佳

过小年

黄孝纪

捶肉汤是外婆家的“家传菜”,在桐树院街坊四邻中颇有口碑。

这道汤的做法,是老太太(我们那里的风俗,是管曾祖一辈的老妇人都叫太太的。老太太是外婆的母亲)传给外婆,外婆又教会我妈妈的,做起来倒是不难。
挑上好的猪瘦肉切片,大小随意。放酱油、五香粉、肉片在碗里腌上一小会儿。在腌好肉片上裹上一层生粉,然后就放案板上用菜刀背捶打。横着竖着捶打几十下,瘦肉片比原来大了一倍不止。锅里水烧开,捶好的肉片丢进去煮,三五分钟就熟了。放细盐、味精,也可丢些菠菜、紫菜(紫菜做出来汤较鲜),勾芡,起锅,再撒些香葱花儿。
这道汤,汤口清淡有味,肉片软滑细嫩,老少皆宜。妈妈在家里常做。

读袁枚《随园食单》才晓得,“捶”这种做法古已有之:“将整鸡捶碎,秋油、酒煮之。南京高

南昌太守家制之最精。”《食单》中的菜,有不少是袁道听途说而来,有不少菜,他不但没吃过,说不定连见都没见过,有不少夸饰不实之词。比如这道“捶鸡”,将整只鸡捶碎,是怎么个“捶”法,又是怎么个“碎”法,都语焉不详。

大概是拿根小木杈,在鸡身上不停地轻轻捶打,将其捶得骨肉酥烂。可整只鸡的鸡皮则万万不可捶破一丁点儿,那就没了看相。捶好的鸡下秋油、料酒,小火慢煮,那滋味真叫进了鸡的骨头缝里。然后,收汁,装盘,端到桌上,看起来还是囫囵的一只鸡,吃起来肯定不粘牙,唇齿留香。这道“捶鸡”全在手上的分寸。

汪曾祺的老友林斤澜是温州人,温州有道菜叫“敲鱼”。林斤澜在其“矮凳桥风情”系列小说《溪鳗》里写道:“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地方,吃鱼有这种吃法。本地叫做敲鱼,把肉细肉厚,最要紧



鲤鱼跳龙门(剪纸)郑树林

看陈列于桌,一家人围坐碗筷叮当,小年的喜悦聚在一起,笑容盈脸,一团喜气祥和。大家喝酒吃饭,每一个村庄。

之妙。
以上说的都是富贵事、风雅事、洋气事,以前的贫家小户,有鸡有鱼吃就不错了,怕也不会做法上下这么大功夫吧!

老太太虽会做捶肉汤,一辈子也没吃上过多少回。她四几年跟着老太爷“跑老日”(躲避日寇侵扰),来到这个小县城。太爷的生意在战乱中损失惨重,忧急而死。老太太孤儿寡母,举目无亲,拉扯外孙、舅爷、舅妈长大,人间的苦处都尝了个遍。

老太太虽精神强韧,身体硬朗,一直活到八十多岁。她晚年特别“好吃”,就是吃碗面条,她也一定要在碗里放一勺猪油,搁点味精、葱花儿、胡椒粉,调好了汤才吃面。这都是在艰难的日子里饿怕了。

现在吃到捶肉汤,有时还是会想起老太太,想到在外婆家跟老太太一起度过的光阴,那汤里便有了岁月的味道。

七夕会

美食

一碗捶肉汤

余松华